

歐戰時之德國

中冊

魏以新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歐戰時之德國

中 冊

波麥堡 著
魏以新 譯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第二卷

受了束縛

第十三章 進攻凡爾登

西線臥在雪下面，好像凝固了似的。

但這一切都只是個表面。雙方的參謀本部都十分知道，這種情形是不致於長久的，某日拂曉，在這個凝固陣線上的某某地方，一定要發生連續速射的怒吼。

前面塹壕裏的人也知道得十分清楚他們的智識是產自感覺，產自在前線一年半內所受的訓練，差不多是不致於錯誤的。德國的短鎗兵也同法國的戰線兵和英國的步兵，覺得一樣確實。但是在什末地方開始呢？

到了一九一六年一月中旬，還不曾發生什末重要事件。每日刻版的陣地戰，逐漸產生了成千的規則，造成厚本的服務條例，控制一切。這種新戰爭，從最前對壕中的光彈步哨的行動起，直到師部參謀軍官的計算職務止，一切都有詳細的規定，十分嚴密，殊足令人驚訝。這個極度嚴密的組織

有一天能爲劇烈突擊所震撼，所破壞，幾乎是人想不到的事。

陣地戰似乎已經成了最後目的，成了幾百萬人的生活方式，同平時生存條件的主要分別，在死亡率較大。

有時候，這種單調生活，因爲限於局部行動的突然爆發而中斷，於是通信網的細線和閃電一樣快地傳到敵方大本營。難道這就是大戰嗎？但是人盼望在別的地方有個大戰。或許敵人有別種花樣嗎？

命令縱橫交錯地急馳，爲嚴重情勢久已準備好了的預備，都在整裝待發。車站司令部已經爲甲種情形，乙種情形或丙種情形，準備了訓令。只須給以口號就完了。

但是當眼睛注射在這突然迅速復活的正面地段上時，耳朵又聽到恐怕要被突破的別的地方去了。這一定只是一個聲東擊西的戰術——或者是實在作戰？我們應該等候詳細的報告。不要過早用預備隊。腦筋要鎮定，不要過於重視恰巧被擊的正面地帶上的求救聲。我們十分知道，目前快有的攻擊，比以前德人所舉行的一切攻擊都要利害。

快到一月底了。

一月二十八日，緊張的情形似乎終於要解脫了。在索姆谷中的弗里塞¹附近，從早晨起，就有德軍方面的連續速射，在寬廣的正面，上，滴滴答答地響。法國的預備隊業已得了警報。中午，德方舉行步兵攻擊。這攻擊只限於三公里寬的一個窄正面上。到了晚上，法軍統帥部業已知道，這又是一個聲東擊西的把戲。

一月二十九和三十一日的兩夜裏，德國策泊林²飛艇已經達巴黎市的領區，擲下沉重的炸彈。巴黎的人知道這是一個信號。現在再不能延久了。

情勢愈過愈的確，德人有意撲擊法兵最強的地方。

那便是凡爾登。

*

*

*

*

Irise

21 Zeppelin (1838-1917) 亦譯齊柏林，德國將軍，創製能旋轉的堅固的大飛船。

那是一個幾乎沒有任何風景的地方。貧苦的農民村莊，長着低樹的丘嶺，磽薄的田野，生着樹的山坡造成峽谷，縱橫交錯，有些處所合爲盆地。從北邊愈是走近凡爾登，峽谷愈深，丘嶺和山脊愈是巨大，各種闊葉樹混合而成的樹林愈是單調。

只有一條像帶子的地方，從東南到西北，經過這個山地的中心，具有各色的曲折，是一個例外。那是馬斯河的低地。這低地寬廣肥饒，蜿蜒於丘嶺之間，有園圃，種得很好的田地，農人家室，令人舒適的村莊，尖的教堂塔，運河，草原和大路。

德軍陣線從馬斯河畔的公桑伏³起，向東上到沃蒙⁴林前面，又向下到高爾林⁵，在阿桑內斯⁶西南的卡卜·德·蓬·埃斯培昂斯⁷達到這個高地戰線的東部的角點。

3 Consenvoye

4 Hammont

5 Oureswald

6 Asannes

7 Cap de Bon Espérance

德軍在格勒米里與鄂內斯⁸之間，走到緩流溪澗，草原，沼澤和深林的低地上。不久達到厄坦⁹，該地西緣緊接着正面。現在筆直朝南，從窩夫勒平原¹⁰直到可布勒斯¹¹高地，這高地又與可推斯¹²山脈相連接。

這是圍着大要塞的一個大的半圓形，要塞在中央，其半徑約爲十五公里。

凡爾登是法軍正面的角柱。法國人知道得很清楚。『自然』願意來幫助他們。世上再沒有形勢比這便利的要塞。在平時，凡爾登已經被看作東線上最強最大的支柱。現在，經過了一年半的陣地戰，德軍常是作半圓形圍着，法人把這個山地，造成了一個唯一無二的要塞迷宮。

8 Grenilly und Ornes

9 Etain

10 die Woëvre-Ebene

11 Combrès

12 Cotes Lorraines

馬斯河兩岸有比肩鄰立的山峯，上面建着強大的砲台環。部魯斯砲台和馬勒砲台¹³從西岸控制着馬斯低地。培爾維爾，聖米息爾，蘇維爾，塔發內斯，和穆來維爾¹⁴各砲台，保護着可推斯山脈。還有半打砲台在東南和南方。向北突出的兩個大稜堡遮蔽着這些丘陵。那便是兩個姊妹砲台都窩孟與福克斯¹⁵。運命挑出它們，做這次惡戰的主要角色。它們的名字都恪入這一代人的心靈裏了。

一連串的小堡壘佈在這些砲台之間。無數用三和士造的房間，像棋盤一樣，充滿了那個區域。一個陣地連一個陣地，塹壕，障礙物，據點和掩蔽部，互相聯結，極爲混雜。每個空地，都可以被人從兩旁三和士的砲兵陣地中射擊。每個峽谷都被許多野戰築壘封鎖，門閉。大丘嶺有砲自不必說，就是小丘嶺也有極堅固的防禦工事。無論人從那一方面突入，到處都要撞進佈置極爲狡猾的要塞細

13 Fort de Bonnus und Fort de Marre

14 Belleville, Saint Michel, Souville, Tavannes und Monlainville

15 Fort Donnont und Fort Vaux 均在凡爾登市東北

網裏。進攻者到處都受人控制，側擊，認識，並且遭受集中的抵抗。

這個山地成了西線和全部戰事中最劇烈，最足消耗精神與身體的戰鬥的舞台。

*

*

*

*

*

興登堡和魯登多夫以爲我們應該先把俄國完全打敗，然後在西線舉行決定勝負的攻擊。他們建議對俄軍南翼作一次大戰，以便同時使羅馬尼亞表示鮮明的態度，因爲它的態度一天比一天曖昧。孔刺德宣傳對意大利作戰。他要藉德國的幫助，從提羅爾去攻威尼斯¹⁶，因而使整個意軍正面崩潰。

福根海批駁這兩個建議。他以為俄國已經充分衰弱了，只須用少數兵力去抵抗。在東方舉行新的大戰，又要給協約國在西方發展它們全部攻擊力的機會。英國終於決定施行徵兵制。他們在夏季出場時，將有比現在多一倍的兵力。我們應該先發制人。意大利是個次要戰地。那塊正面是否在伊係左河畔，或者在威尼亞西亞平原，對於全局不關重要。我們不能一直進到羅馬。

16 Veneto (上意大利的省會) (及省名) 在亞得里亞海的西端。

福根海說，敵人是法國，現在應該去征服它。在其餘別的一切陣線上都應該緩和地作戰。假若我們能夠用作戰方略使法國相信它在軍事方面沒有什麼希望，那戰事便算解決了，對於德國有利。英國要消滅德國的決心，在福根海的銳利眼光看來，是協約方面最強大的道德力量，但它係建築在法國要堅持到底的力量上面。如果我們打敗了法國，就把英國的基礎撤去了。在這裏，存着了結戰事的唯一機會。我們應該抓着這個機會，因為一種這樣順利的機會，或許要一去不復返了。

福根海的單簡明瞭的邏輯，非常強硬，一切重要軍事領袖都只得服從他。他的戰略在去年也似乎有光榮的結果。他的意力，謹慎和聰明，把自瑪倫河畔遭遇不幸以後的德國隊伍，用按部就班的組織法，引到一個大有希望的攻擊陣地裏。只有孔刺德憤憤不平地站在旁邊，他現在已經決定走他自己的路。他那種敏捷的思想，不能向福根海的堅強意志屈服。運命爲此給了奧國人一個嚴厲而迅速的懲罰。

這個冷靜的計算家福根海，怎樣有了勇敢的幾乎發了瘋的進攻凡爾登的思想呢？他是個小心謹慎，不亂用戰略的人，爲什麼恰恰要找敵人最強固的陣地去攻擊呢？攻擊敵方最弱的地點，因

而使他崩潰，不是一條自古作戰的定律嗎？

他的邏輯，在這裏也作了決定，雖然幾乎與他從前的話相反。他算到，在寬廣正面上施行集團突破，是超過我們力量的事。我們應該用有限的兵力工作，以免浪費，如果我們爲局勢所逼迫，也可隨時去攻擊別的正面。我們應該妨礙敵人避免我們，以少數兵力牽制我們，同時去攻擊別的地方。所以我們只能攻擊敵人不得失掉尺寸土，須用絕大的力量去防禦的地方。那地方便是凡爾登。我們應該施放一個不算過度強烈，但要持久的砲火，使法軍在那砲火光焰中逐漸燒完。我們應該施行射擊，使我們有力量長期維持，以便達到目的。我們應該備個吸笛，慢慢地，但是不住地把法國人的生命力從張開的血管中吸出來。

福根海沒有覺得，他是受了一九一五年在西方業已開始支配他敵人的材料戰的暗示。但那時的目的是在突破，材料戰只是手段，現在材料戰似乎成了目的。作戰的非常變化，幾乎成了戰略上的適當計劃，在這裏是第一次。

二月初間下雪。以後落雨。暴風呼呼地吹過大地。

德軍原定於一九一六年二月十二日，開始攻擊。但是不能嚴守這個時間。到處都是泥濘和水。不能裝置重砲。

我們沒有辦法，最先把攻擊延遲幾天，以後又延遲一整個星期。這是一項極糟糕的事。隊伍和乘具密擠在窄狹的區域上，沒有好好的停宿地方。法人方面有活潑的砲火，足見他們沒有忘記準備的事。讚美上帝，因為天氣惡劣，至少敵人的飛機沒有光臨。

二月二十日，德皇太子的第五路軍報告，一切準備就序。二月二十一日上午，德國砲隊在公桑伏與阿桑內斯之間，即馬斯河與窩夫勒平原之間，還不到十五公里寬的正面上，用各種大小口徑的砲約一百五十尊，開始射擊。

那砲火全力向布拉班特¹⁷，沃蒙，菩蒙¹⁸和鄂內斯附近的法國陣地轟擊。它落在軍隊開進的

17 Brabant

18 Beaumont

路上，當做擾亂射擊。它鎖着峽谷，當做阻止射擊。它落到丘嶺上，當作強烈的殲滅射擊。因為距離很遠，人還想不到攻擊砲台的實際效力，只得暫時以沉重的平射自足。

天氣可以過得去，但還是不住地下雨，而且很冷。突擊隊於前幾夜到前面塹壕裏。法國砲火不十分利害。他們好像是在那邊等着，看是否是一種聲東擊西之計。總之，凡爾登的司令赫爾¹⁹將軍是這樣打算的。二月二十一日下午，德國步隊已經進到敵方壕溝裏，在許多處所築成陣地。

德國砲火在二十一夜裏，繼續射擊，毫不減少，次晨加強，中午稍為緩和，到了二月二十二日下午，又迅速極度地強烈起來。重砲和最重的砲，向法軍前線轟擊。

下午——一個極不平常的時間——砲火突然從法軍陣地上升起來，密得像帳幕一樣，砲彈落下爆發，用耳聽不出什麼變動，那是對預備隊和開進道路上的阻止射擊。

德軍步隊到處進攻。

他們從公桑伏北面森林裏源源而來，瀰漫在沃蒙地方擊碎了的正在冒烟的森林中。他們作

成長鏈的形狀，從高爾林升起來，向苦蒙前進。他們作成強大的班，從卡卜·德·蓬·挨斯培昂斯爬下，走過峽谷，也到了赫柏波阿。²⁰ 法軍塹壕裏。

各班到處建築工事，架起機關槍射擊。天已經在慢慢地黑。

法國的預備隊已經在反攻。他們只得打進德國砲火燭中。機關槍逼着他們到彈痕和塹壕裏面去。

這樣一直到完全黑暗爲止。很長縱隊的俘虜向後走過第一道防線。紛亂的塹壕成了一片沙漠。到處都躺着傷兵，有朋友，也有敵人。

黑暗中也充滿了答答的機關槍聲和擊擊的手榴彈聲。砲隊的奇襲射擊，向下爆鳴。

在拂曉之前，戰事又早已達到了十分的強度。現在法國人知道，德軍的攻擊是很嚴肅的了。

天氣還是不好。隊伍在夜裏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得到了給養。一切進軍大道都充滿了彈藥縱

隊，盛有熱騰騰的食物的行軍灶都停在老後面科馬格涅²¹和阿桑內斯地方，不能前進。第二天早晨它們回去，附近的流氓過了一天好日子。

人剛剛看得見手時，全正面的步兵戰，又沸騰爆發起來了。

這步兵戰是要奪每塊塹壕，奪每個極小的抵抗巢，每個擊碎了的林端，每個破壞了的砲兵陣地，每個一公尺長的鐵絲網。

他們要奪那些充滿了掩蔽部的盆地，峽谷和山坡。如果德國人在山脊上，法國人就在半坡的掩蔽部裏守着。如果德國人在半坡上，法國人就在山腳下防禦。如果德國人到了山腳下，法國人就在對面半坡上射擊。

在雙方都從下面爭奪一個山頭，忽然互相對擊時，戰事特別劇烈。奪取每一公尺的地方，都需要流血，無數的彈藥，手榴彈和砲隊射擊做代價。

但他們還是前進。